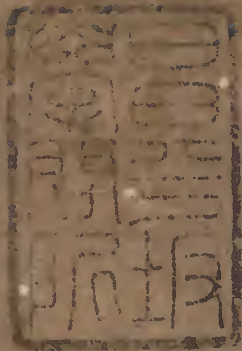


大日本史

自一百八十七
至一百九十七



香外書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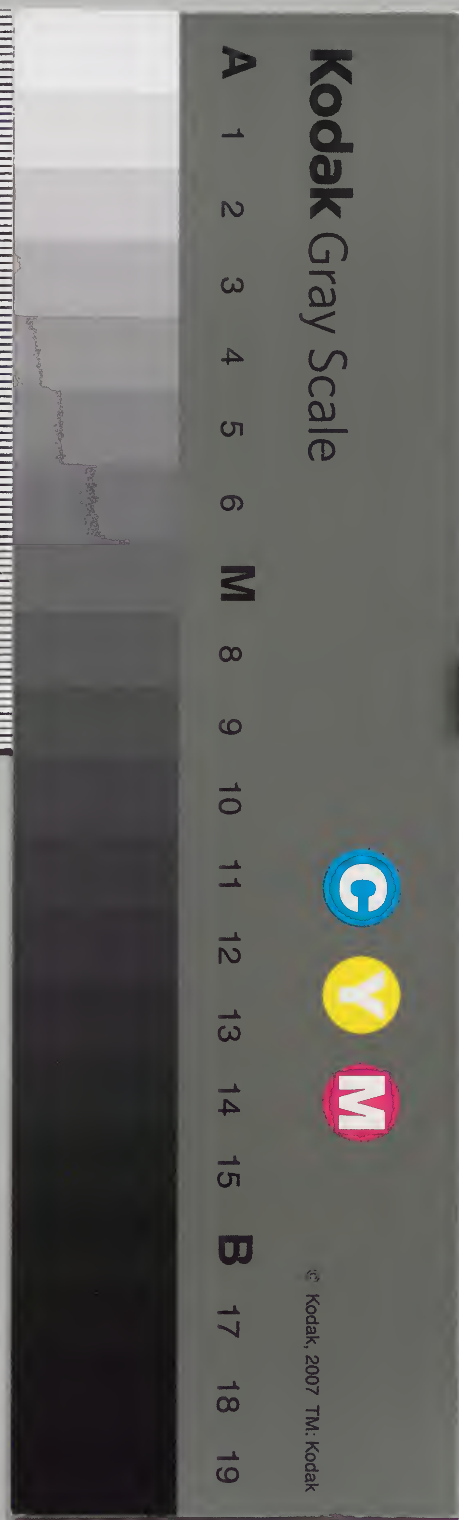
和書門類	一三二六	二七	一三	五三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一三二六	五三	一三八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3216
	冊數		53 (50)
	函號	138	102

史傳載紙

五十六



淺草文庫

大日本史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校

將軍家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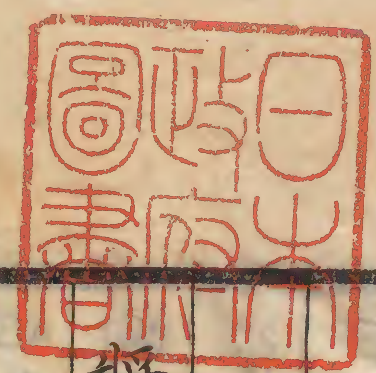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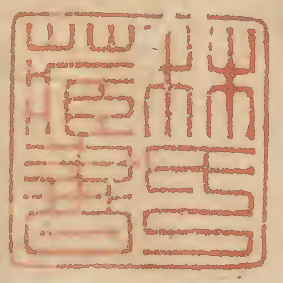
新田義重

足利義康 子義清 孫義氏 義兼

源範賴

新田義重鎮守府將軍源義家孫式部大輔

大日本史卷一百八十七



義國長子也叙從五位下為大炊助居上野
新田郡號新田冠者薙髮右左西源賴朝起
兵東國諸士未聚義重以義家孫亦懷自立
心賴朝遺書招之不報聚兵據寺尾城及賴
朝奠居鎌倉諸將爭歸之乃遣安達盛長復
召之義重至賴朝不許入鎌倉義重大畏謝
曰我非有異志但從卒相誠闇國闕亂不容
輒出城以故猶豫至今盛長亦為營救賴朝
心乃解義重有女初嫁惡源太義平義平死

後寡居賴朝聞其有姿容通書挑之不從賴
朝又請義重義重素知政子鉅忌辭之以女
嫁帥六郎者賴朝不悅遂所踈作東建仁二
年卒歲六十八東鑑義重卒未幾賴家將蹴
鞠其母政子使人謂賴家曰故新田入道上
西者源氏遺老将家要領也而卒後未迨二
旬豈可從事遊戲恐見非於也矣賴家從其
言而止東鑑子義俊義兼義範義季經義義光
義佐義俊稱新田太郎子義成稱里見冠者

圖系屬平氏在京師及賴朝起來歸鎌倉賴朝

喜之特命近侍為伊賀守叙從五位下文曆

元年卒義成歷事四世將軍甚被寵遇東鑑義

兼為皇嘉門院藏人大炊助系圖義範稱山名

三郎從義經擊平氏于一谷以功任伊豆守

東鑑按盛衰記以義範為志田三郎先生者誤矣詳見為義子義廣傳注義季稱

得川四郎經義稱合戶五郎義光稱新田冠

者義佐治承五年戰死系圖

足利義康義重弟也父義國居下野足利郡

故以邑稱焉義康初任鳥羽上皇為北面除

左衛門大尉任檢非違使系圖保元之亂與源

義朝率兵守衛禁闕亂定捕平家弘父子四

人斬之於大江山物保元語以功補藏人聽昇殿

保元物尋卒子義清義長義兼系圖○難大

圖並云義兼實鎮西八市為朝子義康從權保中取以為子未知是否

義清為八條院判官代居信濃稱足利矢田

判官代盛衰記尊壽永二年平族據讚岐八

島出兵畧山陽道義清以源義仲命與海野

幸廣等將兵七千屯備中水島方欲攻八島
營壁而未發會敵將平重衡教經等每師來
擊力戰拒之自已至哺兵敗義清義長戰死
盛衰記曰平家物語保曆間記尊早分畧○盛
衰記曰足利判官代義清治兼之亂屬源賴
政戰死於宇治東鑑作義房山槐記曰或曰
義清首非真也義清實不在軍中盛衰記又
載義清戰死水島二書矛看據山槐記則義
清不死字治也明矣東鑑所謂義房諸系圖
無所見

義兼稱足利三郎為八條院藏人及賴朝起
與山谷義範等往屬之元曆元年從範賴叛

筑紫討平氏東鑑文治元年以功除上總介東鑑

盛衰記五年從賴朝擊藤原泰衡虜其黨熊野

別當尋辭國司明年正月泰衡之將大河兼

任聚兵煽起受賴朝命將兵赴陸奥擊之二

月戰于栗原一迫敗之兼任退隔衣川列陣

義兼等直渡接戰敵兵敗走又據多字末井

山為壘義兼急圍攻之殺獲殆盡兼任敗死

賴朝兼制復任義兼上總介東鑑建久六年薤

髮於東大寺法名義稱系圖○按尊早分脉

遷治部太補叙

從四位下據東鑑建久六年朝供養東正

大寺義兼從之時為上總分故今不取

治元年卒尊早義兼長八尺餘膂力軼人圖系

曰長九尺二寸資性循良賴朝嘉其志貞命

北條時政為子督篤加親待鑑子義純義助

義氏義胤系圖○或云義胤實義助子義純

稱足利太郎系東鑑叙從五位下為遠江守圖系

○足利氏系圖河內畠山氏系圖曰初北條

時政女適畠山重忠重忠沒後更嫁義純將

軍實朝以皇忠食邑賜美純義純生泰國泰

國稱畠山三郎子孫仍稱焉然東鑑無所見

此姑附義助左兵衛尉兼久之亂戰死于宇治

川系圖

義氏建保元年和田義盛及攻幕府義氏與

諸將防之遇義盛子朝夷名三郎義秀於政

所橋邊義秀多力善鬪義氏計不可當旋馬

卻避義秀追及捉其鎧袖義氏策馬踰隍西

鎧袖半斷而人馬不顛踣遂與諸將攻滅義

盛東鑑兼久之亂義氏副地條恭時將兵出東

海道祀京師東鑑兼久記按東鑑是時書義

及羅年月官軍阻尾張川而陣恭時分遣諸

無所考

將義氏向池瀨官軍望風而走恭時將向宇
治抵栗子山日既暮義氏竊與三浦恭村進
抵宇治大戰橋上軍不利夜半義氏遣使報
恭時曰本欲俟曉戰而麾下壯士志在先登
冒夜而進禁不可止戰爭方酣死傷頗多恭
時急赴宇治下令罷戰旬日義氏撤民屋為
筏渡川諸將相繼而進官軍大敗東鑑兼元
久記
仁元年以功食美作邑數所將軍賴經屢與
之燕私時臨其第特加優崇東鑑歷武藏陸奥

守至左馬頭進正四位下仁治中削髮更名

正義東鑑系圖寶治元年三浦恭村之亂有功并

食故上総權公平秀胤食邑東鑑建長六年卒

年六十六東鑑早分子恭氏義繼長氏系圖恭氏

任丹後守遷宮内少輔素有遁世之志建長

三年祝髮為僧東鑑文永七年卒稱平石殿子

孫繁衍義繼稱足利左馬四郎系圖長氏稱足

利五郎上総公從五位下東鑑早分

源範賴稱蒲冠者按系圖範賴母遠江池田
驛妓於蒲生御厨生因稱

大日本史 卷之三十一 六

蒲生御曹司然玉海東鑑等書皆蒲殿而無書蒲生者蓋省語乎他無所考左馬

頭義朝第六子也系圖幼而為藤原範秀所養

玉海及賴朝起兵往而歸焉壽永二年源義仲

及明年正月賴朝使範賴義經將兵六萬以

討之範賴分領三萬五千騎由海道進擊義

仲使今井兼平撤勢多橋板防守範賴使榛

谷重朝稻毛重成等濟供御瀨大戰國分寺

前斬敵將山本義廣盛衰記作方等義弘誤今從東鑑兼平

敗走範賴進入京師義經破宇治兩軍合勢

攻殺義仲於粟津二月將兵五萬六千餘騎

赴一谷取路於播磨進陣昆陽野與義經約

以七日為攻期東鑑玉海平家五日義經襲

平資盛三草菅而破之七日範賴向城東門

生田森河原高直等直踰柵戰死熊谷直

實其子直家平山季重拔衆先登大戰譙門

中諸將繼進接戰義經使土肥實平向西門

自將精銳三千騎從鴨越壓放火燒之城中

騷動失度於是諸軍衆弊乱入平族不能支

實

奉養和帝逃海日中城陷虜平重衡斬通盛

以下將帥十人獲首二千餘級溺海被創者

不可勝計振旅而歸六月叙從五位下任參

河守物玉詔盛鑑平家往鎌倉謝賴朝置酒慰

勞八月賴朝又命範賴討平氏於西海及發

賴朝構柵閣於稻瀨川觀其軍容鑑東先入京

師賜進討使官符九月帥兵三萬餘騎盛表

十萬餘騎今從長至播磨室津平家物語按盛

門本平家物語至播磨室津表記按盛

書下文並云範賴不以進討為意與室高砂

唱妓真樂貢官物煩人以進討留以至十二月

今考東鑑此說謬妄故不取時平族據屋島城

徇山陽道遣平知盛城守長門彦島平行盛

等屯兵備前兒島範賴聞之進軍藤戶渡而

無舟不能濟相守數日平家物語佐佐木盛

綱潛訪海淺處乘馬而濟諸軍繼進平軍敗

退東鑑平家物十月至安藝賞將士之功東鑑

○按盛衰記是月範賴經備前備中安藝固

防至長門將攻彦島然以不知門司赤間地

能乃如欲使尾形維能為先鋒遣使言情維

今據東鑑範賴之往豐後文治元年正月欲

矣在明年正月故不取後

赴西海自周防至于赤間關無船不能前糧
食不繼軍頗困弊將士多思東歸範賴憂之
遣使鎌倉告狀乞每糧賴朝報曰平族以羈
旅軍匱乏不至于此子今為追討使無尺寸
功而還京師何顏面對人哉每糧之須我別
有處置宜綏御將士建殊功於方面先是範
賴遣使於豐後人曰杵惟隆尾形惟義乞船
惟隆以舟八十艘來迎周防人木上七遠隆
亦餽糧範賴軍稍振將發與千葉常胤謀曰

周防樞要之地留守事重不可不選而任之
常胤曰三浦義澄勇敢多兵則甚人也範賴
留義澄親督諸軍赴豐後熊野別當湛增帥
舟師來屬義經平家物語 範賴聞之致書鎌
倉曰為逼平氏移軍豐後然州民逃亡無所
徵糧如和田小太郎工藤一蔭將士皆欲東
歸範敕多方留之詰賜教喻如聞湛增以義
經汲引兼追討之任既至讚岐又將入九國
走四國事義經統之九州事範賴領之若果

然則匪啻失身之面目兼似我軍無人耻莫
大焉賴朝報之以湛增事固無其實而與北
條義時中原親義工藤祐經等十二人書慰
勉將士尋以兵食三十二艘送于西海二月
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獲其子賀摩兵衛
敵兵敗走鎌義經攻屋島平族逃于海然以
範賴在豐後不得西三月義經大戰壇浦海
上盡滅平族以俘獲還京師範賴猶留豐後
折循九州餘黨九月還京師東鑑盛衰記壽

永之亂失鴉丸劔範賴得之於鎮西以獻法
皇尋至鎌倉東鑑時賴朝與義經生隙陰使土
佐房昌俊圖之昌俊及為義經見殺乃使範
賴討之範賴辭者再三賴朝不悅範賴不獲
已從之見賴朝辭別賴朝謂曰罷矣九郎既
如是我於卿不能不注意卿亦繼九郎為二
舞者也範賴懼不能自措屢奉誓書陳白無
異志平家物語初義經在西海恃功專軍政
賴朝積不能平範賴能遵約束每事諮稟鎌

倉以故頗所親愛然將領之任終不能無猜
忌建久四年五月賴朝獵于富士野曾我祐
成牙時致夜入旅館殺父讎工藤祐經幕下
大騷擾東鑑鎌倉訛言將軍遇害賴朝妻政子
大驚悲範賴進見慰解曰範賴在假有大變
莫以為憂賴朝後聞其言深惡之保曆間範賴
又作誓書就大江廣元陳情賴朝自讀誓書
見其書源範賴怒曰範賴謂於我有骨肉之
分乎何得妄稱源姓乃使廣元讓其使重能

重能曰參州者實是故左馬頭殿胤子而幕
下之牙也且聞嚮者參州為追討使赴西海
之日幕下以牙聞于朝廷既載之官符豈其
僭稱也哉而今被是謹臣竊惑矣廣元以白
賴朝不復出言重能還告範賴大懼未幾賴
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急召結城朝光等搜
索捕得一人推問乃範賴所養勇士當麻太
郎也陳曰頃者參州懷不白之冤雖屢奉誓
書然未得申理日夜憂懼不安寢與食以故

臣等欲聞左右之所議處置之所向遂至于
此固非參州有異謀而然也考鞠數次竟無
異辭逮問範賴而固陳不知八月賴朝命將
野宗茂宇佐美佐茂遂範賴於伊豆鍊拘置
修禪寺八坂本平家物其臣橘大左衛門江
瀧口梓刑部等繕兵據濱館賴朝遣結城朝
光梶原景時新田忠常等誅之鍊景時勸殺
範賴乃遣景時及其子景季景高率騎五百
攻範賴於修禪寺事出不意範賴不及擐甲

變弓射之殺傷頗多既而矢盡放火其居自
屠而死景時獲首於灰燼中八坂本平家物二子
長範圓次源昭並為僧範圓子孫稱吉見氏

系圖

大日本史卷一百八十七終

大日本史 卷一百八十七

十一

大日本史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校

將軍家族二

源義經 伊勢義盛 佐藤嗣信 思信

源義經小字牛若左馬頭義朝第九子也東鑑為第六子

誤錄獨四男義門無所見蓋以早世無事跡也

或曰義經實第八子宜稱八郎而稱九郎者避叔父為朝之稱也然足野史所傳不足信

姑附記于此

為人皙白及齒形體雖不甚偉神彩秀

發拳捷軼人

盛衰記平家物語

母曰常盤舊仕九條院初

后入内也其父藤原伊通妙選侍御常盤最有姿

首後歸義朝產三子長今若次乙若次則牛若

也以平治九年生明年義朝敗死常盤攜三兒避

匿大和龍門里安藝守平清盛搜索不得乃收常盤

母常盤聞之自抵六波羅請與兒同就刑清盛悅

其容色欲省其死親族皆爭不可清盛曰業已赦

兄賴朝今免其長而殺其幼者甚亡謂也遂

省其死納常盤而幸之生一女而寵衰出適

大藏卿藤原長成使今若乙若為僧以牛若

附鞍馬寺僧覺日

叙卷覺日作圓象

改名遮那王年

甫午一閱諸家之譜慨然以為我世將種覆

墜至比如至長大必當翦滅平族以雪父祖

耻於是晝讀書策夜習武技覺日勸之剝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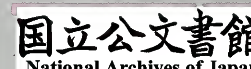
不肯曰二兄之為僧我為羞之強勸之則擱

然言我當剗刃師腹長成常盤居常憂懼無

奈之何遮那王常欲往依鎮守府將軍藤原

秀衡藉其資以成其志而道路遼邈無與俱者時有金商吉次往來陸奥每至京師詣鞍馬寺遮那王因而密語曰汝往奥以我行至奥重酬吉次曰奉君而行事不難也第恐大眾怒遮那王笑曰亦無所苦失是驕兒譬如夏月棄死為人見竊有誰追惜哉吉次乃鎮諾又有下総人深栖賴重至鞍馬遮那王就而相見與之欵曲三人相約兼安四年三月遂俱赴關東行至近江鏡宿自加元服更名

義經稱源九郎時年十六平治物語抵下総居之數月會有盜竊馬士人追捕之盜太健靠樹自捍衆不能捕圍而守之義經赤手縛之又群盜入民家義經赴之立斬四人餘被創逆散賴重雖服其勇而懼平族聞之頗戒之涼師
本平治物語義經乃往奥州平治物語按盛衰
路經上野投伊勢義盛家借其奴僕致書賴朝及得報乃至伊豆而後往奥州據東鑑此說誤故吉次告之秀衡秀衡邀之厚遇義經乞秀衡金若干兩賜吉次以踐前約平治物語



兼四年賴朝糾合義旅義經聞之欲往伊豆
 秀衡未審時勢何如以改不輒許之義經不
 能已潛出平泉館秀衡追遣部下壯士佐藤
 繼信其弟忠信從之東鑑十月賴朝破平軍於
 富士川陣于黃瀨川盛衰記作陣于浮義經
 率二十餘騎詣管部將土肥實平等疑而不
 通賴朝問其年齡曰是奧州九郎也速召入
 幕實軍導之執謁賴朝相見大喜曰昔八幡
 殿討清原武衡新羅殿盛衰記作義經在宿衛

奏請解官赴軍而不見許乃掛強袋于本陣
 間行抵奧州八幡殿喜之有故將軍再生之
 詔今我遇子于此亦猶見頭殿之顏也相俱
 感泣平治物語曰賴朝率兵義經將赴之時白
河關已閉託浴温泉率百騎許取途那須
山中而見賴朝於大庭壽永二年七月平族
野今從東鑑盛衰記奉養和帝奔西海從兄義仲先入京師矜功
 驕驚畿士卒擾都下上下厭苦賴朝欲自將
 討之納平賴盛之言而止乃遣義經及齋院
 次官中原親義率騎兵監送租稅義仲疑懼

之不欲義經入京師欲迎拒之法皇敕諭保

無他十一月義仲遂及時義經在伊勢院北

面橘公友等往而告狀於是義經遣使鎌倉

告變盛衰記平家物語並云使範賴義經監送關東八州租稅二將進抵尾張熱田

公朝往而告變今從玉海元曆元年正月賴朝發兵六萬

令範賴義經兄弟討義仲範賴自勢多義經

由宇治分路入京師義經兵無慮二萬五千

餘騎自鈴鹿山進至伊賀東鑑盛衰記平家物語義經

召土人問路土人曰自青田山至首落瀑是為

捷徑復問更無別路乎曰有之過長田里經

花園行至射手神社傍笠置亦可也義經曰

青田首落於行師之路地名不吉乃由射手

社前進盛衰記義仲聞之使根井行親楯親忠

等率三百餘騎撤宇治橋板拒守東鑑盛衰記平家物語

諸義經軍至河上而廬舍鱗次不便置陣令

居民撤其資財縱火燒之構樓櫓臨之厲衆

曰今日有功效千軍者吾自筆記報之鎌倉

汝等勉哉士氣百倍奮躍思效義經號令軍

中時諸部喧嘩傳宣不相及取平等院法鼓擊之軍士皆屈耳於是又令曰見衆二萬餘此中定有水練臨難立功正在今日其堪能者不論舍人雜色令先涉以測淺深敵之控弦四五百攢鏃岸上比涉必射汝等壯士上橋架防之莫使射水練者於是平山季重佐佐木定綱涉谷重助熊谷直實其子直家上橋架頻射之殺傷頗多盛衰佐佐木高綱及握原景季爭先單騎截流而濟畠山重忠率

五百騎繼之義經至橋小島謂衆曰此流雖迅而水稍淺汝等須從此乃先衆而進兵士繼濟上岸大戰無一不當百北兵敗走追至京師義仲大敗義經帥畠山重忠河越重賴等將佐諸六條宮時大夫大江業忠登垣而覘見義經以為義仲至驚呼聲震宮中男女怖畏失色業忠又報曰視其旗幟非義仲必是東兵既而義經下馬言曰我是源賴朝弟義經新破賊兵未護此宮速令開門得入業忠不

勝喜墜垣傷腰委頓奏之。法皇大悅，令出羽守藤原定長勞之。又使義經已下各稱姓名。木貫年齡乃救義經宿衛宮中，官兵遂攻殺義仲於栗津。是月平族自屋島徙據一谷城。山陽南海十四州又屬之。聲勢日熾。法皇使範賴、義經討之。敕曰：神璽寶劍，內侍所神代之傳寶。百王鎮護之重器也。汝等謹以奉還。二將奉敕而退。二十九日，範賴師五萬餘騎自播磨路，義經率一萬餘騎自丹波路俱赴。

一谷。範賴陣昆陽野，義經陣三州山東麓。平資盛有盛等率七千餘騎陣西麓，其間相距三里許。先是，義經刻期以二月四日淨海小祥。五日、六日，兵忌定為七日。五日，義經謂土肥實平曰：「今夜襲敵乎？」將矣。明日，平實平未及對。田代信綱進曰：「我軍衆盛，敵謂我不求利於夜攻而晚，必卸鞍休息，掩其不虞。何憂不克？」實平亦與其議。義經曰：「卿言得之。是我志也。」乃勒衆赴敵。夜黑路峻，士馬不能進。

義經呼武藏坊辨慶曰舉乃大炬衆未解其
意辨慶即馳縱火所在民舍叢薄路明如晝
夜闌至西麓謹謀襲擊平軍騷動棄器仗走
斬首一百八十級平家物語作五百級今從盛衰記六日使
實平等將七千騎攻一谷城西門自帥熊谷
直實平山季重片岡為春佐原義連後藤真
基佐藤繼信其弟忠信江田源三熊井太郎
伊勢義盛源八廣細辨慶以下精銳三千騎
登蜂伏峰進至蟻戶日既暮徑路嶮惡遂而

不前乃使辨慶訪求鄉導辨慶遙望火光認
有人家趣之翁媪相對坐辨慶就謂之曰鎌
倉右兵衛佐奉院宣討平氏其弟九郎御曹
司帥兵赴一谷今在山上汝為鄉導翁曰翁
久住此山以縱禽為生椶丹之山岳莫不諳
熟而今老僊難應命翁有少子頗健堪克驅
役乃召見之辨慶悅而攜歸義經照炬視之
其人魁岸奇偉負猿皮鞞持節纏弓義經問
名甚對曰年十七未有名字於倫次為三郎

所居山形似鷲故號鷲尾義經曰然則余汝
名自命宜稱鷲尾三郎經春郎給刀馬甲冑
問路險昂經春曰此處號鴨越山中第一絕
險也上七八段石礫砢地草木不生下五六
段峭壁巖然非人馬所過處義經曰糜鹿亦
不得過乎曰唯鹿過之當寒則自舟波遷播
磨及燠又還路必經此義經曰鹿有四足馬
亦四足其所異者鬣之有無與蹄之圓折耳
西國馬我不知如東國馬則鹿之所過馬亦

能行乃使經春為前引

按平家物語曰會日
暮暫駐軍於山中

慶攜一左翁至義經曰何人曰是山獺師也
義經悅問攻路且欲以為鄉導翁辭以老羸
而自舉其子熊五年十八歲義經即命東髮
賜名因而言曰汝父稱鷲尾莊司武久汝宣
稱鷲尾三郎義經時天未曙暫休山中實平既
久今從盛衰記

向西門範賴攻東門七日義經侵晨將下鴨
越至則其峻阻如經春言義經先下鞍馬數
匹試之或傷或無恙義經視之曰使馬自下猶
如是騎者如意何有墮傷之虞凡馳馬險惡
有四術而其要專在於心汝等以我騎為準

先衆而進衆皆魚貫而下前後胃鎧相磨直
自城後壓之我兵無傷損於是整兵揚旗大
呼直衝敵防東西門城後恃峻不設備及義
經至驚潰失度自相殺傷義經乃放火軍屋時
西風狂急炎焰滿城平軍大敗宗盛奉養和
帝泛海道去與範賴兵合擊之於海濱獲其
將越前守通盛薩摩守忠度備中守師盛武
藏守知章尾張守清定淡路守清房若狹守
經俊備前守國盛散位業盛敦盛越中前司

盛俊等首級一千餘

按東鑑不載國盛而載能登守教經說注于教

經生虜左近衛中將重衡九日凱旋範賴義

經請徇首於京師而梟之法皇使公卿議之

咸曰古無梟公卿况平氏先朝戚勳不可梟

也義經復奏曰先臣義朝屬保元之亂盡力

王室後為藤原信賴被詐誘遂伏天誅以其

首徇而梟之平氏昔列卿相奉朝家今為逆

臣伏罪戮與臣先人輕重何如臣等欽奉敕

旨不顧軀命者亦為雪父祖之耻也法皇不

得已許之八月以義經任左衛門少尉補檢

非違使玉海山樞記東鑑義經馳使報之錄

倉先是就賴朝請得一官賴朝惡義經在軍

中自專事事不由進止柳而不聽先奏請範

賴為參河守乃聞此拜賴朝益不悅鏖是月

出羽守平信兼聚平氏餘黨據伊勢瀧野大

内惟義擊走之信兼三子兼衡信衡兼時匿

在京師義經召而殺之山樞記東鑑九月義經

叙後五位下檢非違使如故尋聽昇殿鏖文

治元年正月義經請自討平族或曰平氏餘

黨尚在京師潛謀不軌宜留義經警衛遣其

將佐於四國義經又奏曰若追討誓緩及二

三月西海軍食不支範賴引還京師則太宰

府管内兵士稍屬平氏彌艱於討伐法皇遂

許之吉記義經將發奏法皇曰平氏西奏于今

三年寇掠郡國虐使人民不可不亟除之臣

誓不滅此賊不生入皇都法皇大悅乃帥兵

梅盛表記曰兵十萬餘騎長門本平家物諾

曰判官兵六千餘騎駕舟百五十艘蓋不止

於此然盛衰記所言甚多疑誇謀東鑑屋島
之戰下亦云梶原景時以下東士以百四十
餘艘著屋島亦將自南海道治舟師於渡邊
無兵數故不書
福島將佐多東國人不習於水鬪群議嗷嗷
梶原景時以監軍事從請設逆櫓於舩義經
曰逆櫓何物景時曰櫓設櫓謂之逆櫓陸戰
騎馬進退從心如舟師則不然進易退難今
所以設逆櫓者敵堅則以櫓退敵撓則以舩
進義經曰凡臨戰者主將勇銳勵衆衆猶欲退
是兵之勢也况未戰而預設之逃討何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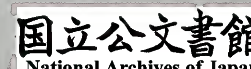
利景時曰知進而不知退是謂猪武者所以
取危將軍年少氣盛故如是耶義經作色曰
我自不知猪邪鹿邪我惟以直進觸擊殄敵
為快赴敵者以必死為期若愛軀命則不如
不臨軍卿若受大將之任雖設逆櫓千百可
也我則不敢景時由是怨義經二月十六日

長門本平家物語詔為十七日渡邊東鑑二月十
八日記云廷尉昨日自渡邊海累風俄起
舩破損而不解纜廷尉曰追討使暫時逗留
可有其恐丑刻先出舟五艘仰刻著阿波勝
浦按王海上三月四日記云隆職注送追討間
事義經申上狀云去月十六日解纜十七日

著阿波今據玉海從盛
表記諸本平家物語 義經解纜將赴屋島

大藏卿高階泰經來見行營諫曰我固雖不知
兵法請為一言夫大將軍宜持重統眾如先
鋒命之偏裨可也義經曰我有所思先士卒
而隕命則足矣東鑑時南風暴發折木揚沙舩
艦多破至夜天返風而尚烈義經曰風順宜
發舟舟子請俟風定義經謂風雖急順善若
風靜海平則敵必警備今襲其不意必捷矣
因令曰有舟子不聽命者皆射殺之伊勢義

盛等注矢劫舟子舟子大驚乃發船所從唯
田代信綱等舟五艘其兵總百五十騎義經
令曰獨於吾舟篝火自餘不用莫使敵知我
多寡舟往如飛常行三日程自丑至卯遂抵
阿波尼子浦盛表記平家物語
語王海東鑑 義經望見岸上
旗幟皆赤謂從士曰敵已守此浦卿等束裝
馬足瑟縮自船直上岸恐難急用宜先使馬
下船而游眾皆從之義經先眾上岸督士卒
大戰虜其守將櫻間良連進抵勝浦襲守將櫻



間良遠良遠棄城走乃召土人問地名對曰
勝浦義經悅曰是吉兆也軍必大有利踴躍
而進路見甲士一百餘來皆無旗幟義經以為
平軍出奇使伊勢義盛馳問義盛與其將俱
來義經問曰汝為誰曰臣是州人近藤親家
也比年天下擾亂未知所屬竊聞義旗向本
州而來願在麾下先驅役義經以為鄉導進
自中山至引田邑會有齋書卒義經問曰子
往何處曰自京師之屋島又問所齋何人書

匿而不告義經給曰我是阿波人應徵赴屋島
聞九郎判官躡淀河尻且暮將犯屋島內裏
子自京師來必觀其軍兵衆有幾卒不知為
義經皆以實曰所齋六條攝政北政所寄屋
島內府書也義經曰書言何事曰安得知之
但口語云九郎判官已發京師九郎銳將也
木曾之勇猛如鬼神一戰殪之兇威可畏公
能修壘壁聚徒衆備之意書詞亦然我嚮過
淀川尻兵如連雲君早赴屋島義經又問曰

子始往屋島乎曰政所内府妹也平族西奔
後常報京師消息我屢為其使曰然則子審
屋島形勢我聞其地有要害實然否曰城下
潮盈則非舟不能至潮退則水絕漬馬腹耳
固非便地義經乃奪其書縛卒於樹而忒十
八日東鑑為十九日今從王進至屋島放火車
禮高松民家宗盛留兵禦之奉養和帝及女
院泛海義經薄城合戰於是後藤真基佐藤
繼信等火城煙焰漲天城兵駭走爭登船義

經率諸將大戰我兵來加勢倍奮敵軍以畫
日扇植諸船首出美姝麾以示之其間相距
七段許義經謂畠山重忠曰是敵餌我也卿
為我射之重忠辭不克乃以奈須箭一宗隆
對義經更命宗隆宗隆即進馬趣渚時風起
船舵持滿須定兩軍休戰注目視之宗隆射
斷其柄扇隨風飄墮海陸擊鞬扣舷翕然嗟
賞謹呼之聲不已既而平軍進船叢射我兵
奮戰當之平軍稍退諸將乘勝並驅入海舟

中以鐵搭釣之會當義經冒奮刀防之而墜
所執弓漂流義經進馬將叔之敵兵愈迫幾
危後騎連呼曰將軍舍弓義經右手捍鐵搭
左手用鞭挑而遂收弓將佐皆曰將軍如何
為一弓輕不賞之軀義經曰吾何為愛弓若
敵拾得則嘲謂我見窘而遺弓且我弓如叔
父為朝所執則故遺以示敵亦可我弓弱遣
之受侮是我所以侵危而取也將佐歎服能
登守教經平族之勇將能挽強弓師勇士三

十餘輩上陸大戰義經麾下銳兵多中其箭
死是夜義經陳牟禮高松平軍陣屋島城遺
址相距里許朔旦義經率壯士七八十騎迫
營力戰平族遂逃于志度浦義經追擊之又
逃于筑前箱崎州人拒不內舟居壇浦赤間
等海上熊野別當湛增師軍艦二百來屬義
經河野通信赤率其徒歸附於是南海道悉
平唯田口重能在阿波為平氏守先是重能
子重直率三千騎擊通信於伊豫義經命伊

勢義盛誘降之義盛以重直歸志度義經使
重直今書勸重能降自是重能通款於義經
二十三日梶原景時以下每師悉至東鑑平家物語
盛衰景時請為先鋒義經曰我不在則可矣我
豈後於卿乎景時曰公是大將軍不可與偏
裨爭先義經曰所謂大將軍鎌倉殿也我是
軍奉行也初無卿等異向一谷之役侵鴨越
之險破十萬衆如拉朽及赴屋島諸將皆畏
風濤而不發我率五艘無兵頃刻攻破之今

敵垂亡可使卿為先鋒乎我當先諸將決一
戰為鎌倉殿致効報景時作色曰是人非將
帥之器義經大怒將手刃之景時亦起曰我
唯奉鎌倉殿為主而已即叩刀而進三浦義
澄土肥實平等遮隔其間極言切諫義經柳
怒而止諸本平家物語三月二十四日黎明義經以
戰艦八百四十餘艘進攻平族於海上山峨
秀遠及兼池高直原田種直浮五百餘艘連
矢射之我兵少沮時空中有如白旗者見我

舟上又有二白鳩翔舞義經以為神貺盥漱

拜之兵士皆悅東鑑平家物語義經勵眾殊戰

田口重能竊使人告義經曰乘御船者皆賤

卒貴族悉在戰艦義經進兵蹙之重能帥三

百餘艘應之平軍大敗兵士棄勝亂入敵船

平家物語於是以二佐尼佩神璽授寶劍抱帝

赴海母后亦繼而投渡邊昵以鐵搭釣之大

納言典侍謂昵曰是女院也雨等慎莫誤之

昵奉送之義經船典侍乃持内侍所韓櫃將

入海兵士入船止之神璽亦浮出片岡經春

收之平族多沒海而死虜宗盛及子清宗副將

其餘平時忠時實信基藤原尹明源則清田

口重能源季貞平繼景後藤信康矢野家持

攝津判官盛澄官人帥典侍大納言典侍帥

局僧全真忠快能圓行明等菊池高直原田

重直皆降東鑑平家物語西海悉平義經乃奏

捷京師洵皇大悅遣使慰勞平家物語初賴

朝遣範賴於鎮西督九州事使千葉常胤和

田義盛監其軍義經督四國事梶原景時監其軍範賴每事諮決二將義經常黜景時議景時揣忿竊告義經矜功擅威將士各懷危懼賴朝怒乃與書於田代信綱使將士不受義經進止東鑑四月義經奉神書及太后二宮以宗盛已下生虜婦朝野靡然咸稱其功賴朝意惡之義經遣龜井六郎於鎌倉送誓書陳明之賴朝卻之東鑑五月義經自送宗盛以下生虜於鎌倉行至尾張内海使宗盛

父子下馬七匹義朝墓拜泣過之平家物語義經先發使報明日將入鎌倉賴朝使北條時政至酒匂驛受俘獲義經不得入鎌倉留腰越驛景時告賴朝曰向一谷之役虜平重衡其餘生獲在蒲殿判官怒曰今蒲殿因人成事何得率俘獲紛爭將起臣與實平謀而事得釋臣視判官殿之舉措非立人下風者賴朝聞之頗有戒心於是義經作狀依大江廣元陳情賴朝遂不見東鑑平家物語盛表記長門本平家物語盛表

記並云義經入鎌倉見賴朝賴朝不假辭色誤矣 六月又令監俘獲

歸京師義經大失望快快而去賴朝聞其頗

出怨言收采地二十四所東鑑海八月任伊豫

守兼院既別當義經薄之益怨賴朝時叔父

行家與賴朝不協賴朝欲除之行家匿居京

師與義經密相往来東鑑平家物語九月賴朝

使梶原景季於京師至義經之第面傳伐行

家之命且調其形迹適義經病不見隔一兩

日面之景季悉達其意義經報曰縱雖強竊

犯人義經欲自逮捕况行家乎此非偏裨可

得而制者我待病愈徐圖之卿宜以此意歸

報賴朝聞報益怒謂黨行家無疑景時從而

構成東鑑擅浦之戰建禮門院在義經舟賴朝

疑與之姦義經妻河越重賴女也賴朝命妻

之而義經又納平時忠女且其任左衛門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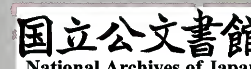
補檢非違使皆非賴朝之意至是怨隙滋甚

銳意滅之盛衰記遂命土佐房昌俊往京師密

圖之義經請法皇宮奏曰臣叔父前備前守

行家與賴朝有隙以故欲除之行家亦將起
兵臣欲釋之不得臣亦為賴朝見忌惡如聞
賴朝謀加兵於臣等是以欲與行家一心避
害願賜討賴朝院宣否則自殺法皇敕曰爾
宜務聞諭行家勿令生事王海東鑑平家
物語盛衰記既
而昌俊至京師不詔義經義經頗疑之使使
召之昌俊耶至義經曰卿有何事故來昌俊
佯云昌俊舊奈良僧有詣七大寺之宿願故
來義經晒曰卿來其意趣非詣七大寺者我

知之是卿奉二位之命來圖余也今我欲拘
汝然汝家兄使我不欲先汝而下手是以不
收昌俊固陳無之自書誓詞為灰飲之平家
物語
盛衰其夜昌俊率兒玉黨六十餘騎襲六條
堀河館會帳下出遊不在兵在者止七騎義經
即開門突出縱橫觸擊敵兵披靡既而帳下
稍來集行家亦來救王海東鑑
盛衰記昌俊敗走匿鞍馬
山山僧嘗與義經有好以故搜索縛送於義經義
經責曰汝背誓詞何被神罰之速昌俊曰我



唯奉二位家之命何神罰之有罵詈不已義經批其頰昌俊神色不變曰此面非我面二位家面也義經善其對意欲活之曰汝欲還鎌倉乎昌俊曰我自出鎌倉不計生還今不幸為囚虜以過死為榮亟斬亟斬義經遂殺之義經與左右謂曰人為其所事者宜如是兵士皆嗟賞之義經遂與行家苦請院宣法皇不得已許之初賴朝以安達清經屬義經曰是雖賤隸有才幹卿用之其實則閭者也

及昌俊敗清經奔鎌倉而報之

平家物語 盛衰記 於

是賴朝親將諸將伐行家義經進兵至黃瀬河義經將避東兵於鎮西就高階泰經奏法皇曰臣今留防東兵則騷擾京邑是以暫避之於鎮西願賜廳下文以視九州人法皇乃許之

玉海

平家物語 盛衰記

十一月三日與行家及平

時實異父弟侍從藤原良成女婿右衛門尉源有綱等遂如鎮西賴朝聞義經已離京師還于鎌倉義經宿衛京師專以循謹奉止威

恩兼行士民稱之及去京師人皆惜焉往至
 攝津河尻州人多田行綱等帥兵要之義經
 擊破之進至大物浦發船會大風暴起舟舩
 漂損與行家相失所從者有綱及堀景光辨
 慶妻靜而已法皇懼賴朝之憤乃以太宰權
 帥藤原經房任美作國司討行家義經玉海
東鑑 義經不得赴西海走于大和匿吉
 野山執行覺範覺之率惡僧等搜索義經留

五日遂出山走多武峰投十字坊十字坊待
 之甚厚乃謂義經曰此山狹隘僧徒亦寡恐
 君難秘迹遠津河地嶮人馬不得輒通若夫
 行矣乃使其徒八人護送之東鑑 義經又還京
 師竄匿所所數月三年二月與妻河越氏及
 從士為山伏經北陸道至陸奥又依秀衡秀
 衡館之衣川其冬秀衡卒其臨病草遺言長
 子泰衡等推戴義經為大將軍專聽國事五
 年賴朝使泰衡等密圖義經閏四月晦泰衡

遣兵襲衣川鷲尾經春等力戰死於是義經
刺殺妻子遂自殺時年三十一泰衡傳首錄

倉

東鑑平家物語盛衰記世有義經紀事

虛誕也然無書可證真偽難辨故一切不取義經用兵神速人莫

能及故翦義仲殄平氏功效甚亟而為賴朝

見忌終至喪軀世咸傳稱其兵畧焉

伊勢三郎義盛伊勢人也初稱江三郎嘗殺

姑夫久繫於獄過救而出往上野荒蕪鄉居

焉以劫盜為生義經往奧州也道歷上野投

義盛家義經診其容貌奇士可用遂相約為

君臣盛衰記○平治物語曰義經社上野松

平族引之麾下命為烏帽子子賜名義盛稱

伊勢三郎京師本曰義經以義盛家第且有

奇姿欲與之結託義盛疑無賴矣徒圖已道

謝遣之後義經聞賴朝唱義自與州赴久

由上野引為麾下從軍累有功及屋島城破義

經命義盛誘降田口重直先是重直承宗盛

命率三千騎擊河野通信於伊豫義盛從十

數騎趣之皆不被甲先使一卒為旅客往重

直廻軍見而問曰汝焉如曰自屋島赴伊豫

九日不更
卷之一百八
曰屋島有何事曰九郎判官率大軍攻破屋島
內府以下宗族多為虜櫻間大夫遭擄於勝
浦民部大輔戰敗而降其餘或戰死或溺死
熊野別當泛船二百至河野四郎亦以舟師
來屬是外或五十騎或百騎自四國九州望
集阿讚緣海兵衆如雲判官駐陣擊不暇其
他則我不聞也重直聞而瞻落歎曰家君之
降敵豈以我故乎然路人言未可遽信進至
琴造宮而遇義盛義盛曰子非田口左衛門

乎我是源家郎黨伊勢三郎也我非欲與子
戰有一事欲面諭之重直進馬而近義盛曰
我軍既破屋島內府以下宗族皆為虜子父
民部既降櫻間大夫亦見擄是二人者物之
於我管民部欲一見子日夜泣而言子恩愛
之情因應如此我不忍聞欲使子知之故來
諭之子降則我為子乞父子命否則不令得
過此乃標弓擬射重直免曹弛弓而降義盛
曰已為降將不宜率士卒乃使其徒皆散去

將重直至志度義經歎賞之檀浦之戰義

盛生獲宗盛清宗平家物語及義經將去京

師義盛曰臣自此辭比公至西海當追而奉

從遂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經俊拒而卻

之義盛竄匿鈴鹿山經俊進兵擊之義盛遂

自殺盛衰記○東鑑文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勢奔參議所蓋義盛所為也因注于此

佐藤三郎嗣信四郎忠信陸奥人信夫莊司

允治二子也東鑑藤原與錦田盛政光政俱

事義經稱四天王盛衰記○平治物語曰義

朝吉將匿身於他邦賴朝曰陸奥有一人可

依憑者是上野大窪太郎女也其女年十三

與父俱詣熊野拜謁殿父亡後妻而往我

若適人信夫小太郎取為妻與之義經至奧

秀衡郎等信夫而依彼作書與之義經子今已

寡居為尼子往而依彼作書與之義經子今已

往其家見尼悦以二子奉義經曰長子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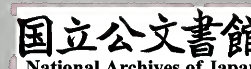
信材力固足可用然頗有酒失次子忠信天

資數篤願公善御之按東鑑信夫莊司允治

文治五年戰死義經往與時其妻未為寡且

兵衛尉屋島之役平教經以勁弓長矢頻伺

義經麾下勇士翼蔽馬前教經射斃十許騎



嗣信光政中其矢教經僮菊王進將斬首忠
信射而殪之扶負嗣信而歸義經蒞管加首
於膝曰汝有欲言乎嗣信曰臣自出奥州委身
於公今日代公隕命傳名於後世不亦榮乎
第憾不見公殄滅平氏言畢而絕義經令僧
葬嗣信光政於牟禮林中飾所愛名馬以為
贈軍中感悅平家物語文治元年義經去京
師匿吉野山山僧相謀攻之義經窘迫將自
殺忠信曰家兄嗣信代公致死臣亦當今日

稱公名以戰死公宜乘間而去義經不許忠
信苦請乃分甲士十七屬之自與十餘人潛
逃去忠信自稱源判官與從士俱放矢射之
死傷多僧徒驚嘆曰判官劍術嘗聞之不料
善射如此無敢近者既而矢竭揮刀奮戰從
士皆死於是忠信大呼曰汝等以我為判官
乎判官業已逸矣我是佐藤忠信也請視勇
者死而佯為自殺超谷而逃去伊藤本八坂本平家物語
明年居京師竊贈書於嘗所私女其失白之



糟谷有季以兵圍之兼忠忠信與從士二人突
出力鬪遂自殺年二十六異本平家物語

大日本史卷一百八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將軍家族三

安田義定 弟義遠

平賀義信 子雅義 朝雅

武田信義 子信光

小笠原長清

安田義定刑部丞源義光孫而義清子也東鑑

卜部本武田系圖源賴朝之起兵也遣北條時政於

甲斐趣諸源義定與工藤景光等赴援道遇

殿野景久等率兵來攻義定邀擊走之賴朝

令義定守遠江防平氏東鑑養和元年義定聞

平氏諸將帥兵至尾張告急鎌倉賴朝遣和

田義盛固部忠綱將野親光宇佐美祐茂土

屋義清橫地長重勝間田成長等與義定據

遠江橋本以備焉義定遣使錄倉告曰淺羽

宗信相良三郎輕侮義定不遵約束且彼族

固狹異志多屬平氏請亟罰之賴朝不聽使

者曰義定既聲彼罪告幕府此衆所知也然

幕府舍而不問義定咸望寢損言如無實則

佗日斬臣以明誣罔之罪於是賴朝收二人

食邑與義定宗信等惶惑謝罪義定亦為之

請賴朝冀其效用割其邑還之壽永二年叙徒

立位下為遠江守東鑑明年屬源義經攻一谷

獲但馬前司平經正備中守平師盛首東鑑盛衰紀平家物

諾○東鑑能登守教經首又在此中今不取說見教經傳文治中後白河

法皇命義定修造稻荷社事頗暫緩法皇不
憚左轉下總守義定憂之遺賴朝書曰莅遠
江有年于茲矣一旦蒙罪悲歎不已請申理
之因賚狀謝罪賴朝奏請法皇不聽後復任
遠江守進位一級建久中賴朝慶永福寺藥
師堂男女聚觀義定子義資密投書幕府侍
女梶原景季毒窺視知之乃告景季父景時
發之賴朝怒收義資斬之義定坐罷淺羽莊

地頭職憤怨益甚明年賴朝聞謀及殺之義
資叙從五位下為越後守鍊稱田中太郎早尊

分義定身義遠

義遠稱淺利與一平家物語及諸系圖作義成盛衰記作遠忠今從東

鑑壇浦之戰和田義盛強弓連射敵兵多殪
射中平知盛船相距三町餘自以為人所不
及乃遙呼麾之曰請射而還之知盛命新居
紀四郎親清盛衰記答射之遠軼義盛之後
親清亦射中義經船麾之義經選眾令義遠

射之義遠曰此箭幹弱而短乃注我矢射洞

親清胸而尚過海五段許舉軍大駭盛衰記平家物

語建仁中城資盛姑坂額為虜義遠請賴家

納為妻坂額貌醜賴家怪之對曰臣無他腸

第以坂額多力欲使之生勇猛男子以備國

家之用耳賴家笑而許之遂為伉儷歸于甲

斐東鑑子知義稱太郎系圖嘉祿中陸奧白河閔

有賊佯稱若宮別當公曉聚黨作亂知義與

結城朝廣擊平之傳首鎌倉東鑑晚編

平賀義信或稱太田四郎刑部丞源義光孫

也父曰盛義為左衛門尉系圖平治之亂義信

從源義朝攻六波羅軍不利義朝敗走平軍

尾擊之義信返鬪禦敵義朝嘉歎其勇壯曰

於戲我麾下執鞭之卒亦無不健者斯人可

惜汝等相與救之佐々木秀義首藤俊通等

競進攘擊義朝得間而逃行造勢多以其不

便群行使從士各散去義信獨留與鎌田政

家等侵冒風雪艱苦百端抵美濃青墓驛投

長者大炊家義朝分遣子男於諸州募兵與
義信期還鄉發兵義信領諾問曰公將安歸
義朝曰欲適尾張依長田忠致得其軍資而
東義信曰忠致家貧富饒然其人趨時規利
豈能舍匿公哉義朝不用其言義信自此辭
去義朝到尾張遂為忠致所戕以故義信流
落歷年暨賴朝霸業成首錄義信等舊勲諸
朝拜武藏守至從五位上義信在州有政聲
甚得民歡心賴朝以書褒嘉擄其廳壁曰後

為國司者宜以義信為法是後國司治皆倣

之東鑑平義信解職之日民庶無不思慕焉

治物語系子惟義朝雅

惟義稱大内冠者尊卑為伊賀守護元曆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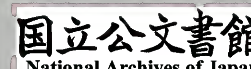
年州人平田家繼作亂聚平氏餘黨襲守護

所惟義吏兵拒戰不克多死傷家繼乃引兵

入近江攻殺州人佐佐木秀義惟義追擊之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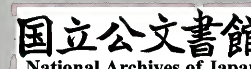
家繼及富田家資平家能家清等獲首九十

餘級殺徒悉平惟義報捷鎌倉自陳其功以



要賞錄賴朝不悅以書譴責曰吾子蕩定逆黨為功亦速然至酬賞非所宜言凡國置守護為備緩急也吾子為賊所摧敗豈非平素無警備居守失厥職哉賞罰在我權衡豈可希求遂不之賞再從義經擊平族於西海以功任相摸守鏢尋遷駿河守除修理大夫聽昇殿至正四位下尊早子惟信自有傳朝雅任武藏守右衛門權佐至正五位下東鑑為北條時政女系圖皆建仁三年為京師警固

入居六波羅源實朝下教書使西國諸士在京師者悉屬朝雅元久九年平族富田基度盛時等本書作三浦盛時按此時三浦義明之子孫之外無稱三浦者蓋平氏之族而三浦乃三郎作亂於伊賀伊勢攻守護所之三訛今無所考所司首藤經俊奔逃賊徒虜畧二州奪鈴鹿關塞八峯山路據險遮備實朝使朝雅將兵討之朝雅以鈴鹿路塞從美濃路入伊勢擊基慶於富田城斬之進造安濃攻破岡貞重壘又進抵多氣擊莊田佐房走之虜河田刑部



大輔直赴伊賀攻盛時於六箇山壘數日克之其黨魁若菜五郎橫行伊勢固壘數所朝雅復回軍伊勢連攻皆殄之斬五郎於關小野二州遂安報捷錄倉實朝賞朝雅功奪經俊職授之東鑑朝雅在六波羅與畠山重忠子重保歛因事爭鬪朝雅忿怒乃惡之於妻母牧氏牧氏驕悍素挾禍心因與時政謀殺重忠父子遂欲弑實朝立朝雅為將軍事發覺時政夫婦見幽伊豆北條東鑑保曆間記於是北條

義時等番議使在京將士討朝雅朝雅時在後鳥羽上皇宮圍碁其奴來告急朝雅毫無遽色復坐歛子納局徐奏曰關東使至方誅臣事幾迫臣無所追請退朝乃出歸第於是後藤基清佐々木廣綱等率兵東圍朝雅暫戰敗走松坂中矢而死東鑑○按明月記朝雅時在禁直與諸北面觀畫從者未知密語否朝雅復坐如故未知孰是

武田信義刑部丞源義光曾孫也義光子義清稱刑部三郎又武田冠者義光慈愛過諸

子因立為後授以兄義家東征之日所著楯

無鎧及旗傳其家射法系圖○按保元物語

相兼傳于為義義清生清光稱武田源太面

極黎黑俗呼曰黑源太信義其第一子也幼名

龍光九年甫十三族父為義親為加元服名

信義系圖治兼四年源行家齋以仁王令旨諭

關東源氏乃至甲斐說信義盛衰信義聞源

賴朝敗于右橋山欲往為之援時平氏黨多

在信濃信義先赴信濃襲菅冠者太田切城

菅冠者望風恐怖縱火自盡信義還化于甲

斐逸見山賴朝使北條時政來告戮力協謀

共討平氏信義率兵與時政至石樂土屋宗

遠亦傳命使趣兵會于黃瀨川信義率子忠

賴有義信光及弟安田義定逸見光長等進

至駿河虜目代橋遠茂斬長田入道父子遂

會賴朝于黃瀨川東時平維盛率兵次于高

橋信義遺書邀怒之玉海山既而維盛忠度

等進軍于富士川西夜半信義潛出間道襲

敵營後平軍聞水鳥驚噪以為源兵大至迷

惑狼狽奔還京師玉海山槐記賴朝命守駿

河久之京師流言法皇詔信義討賴朝時信

義在駿河賴朝召問之信義解謝曰信義未

嘗蒙詔借使有詔豈奉之去歲臨軍冒難踏

死公所素知我子孫永也不敢懷異志因誓

書明之賴朝意乃釋後因子忠賴事被疏作

文治二年卒年五十九子忠義忠賴兼信有義

信光忠義稱米倉彌太郎先卒忠賴稱一

條二郎初從于父發自甲斐數立軍功暨征

義仲與弟兼信俱進至粟津濱先登督兵直

衝敵陳六破之平家物語盛衰記東鑑後持功驕侈為

賴朝所忌賴朝召之府内大具酒饌命工藤

祐經佯為捧釧子斬之祐經悼其勇壯顏色

少變小山田有重起席曰是老者之所宜為

也乃執其釧子有重二子稻毛重成榛谷重

朝持盃敬進至忠賴前有重顧謂二子曰陪

膳之故實上栝也上栝者謂褰袴結之二子

如其言天野遠景別受賴朝命徑進斬之忠
賴從士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等揮
刀直趨上座與幕府諸士殊死奮鬪重成重
朝遠景結城朝光等擊殺之兼信稱板垣三
郎壽永元曆間屬源範賴西征平氏東鑑後授
數所地頭職系圖部內有太皇太后宮御厨邑
兼信奉職不法因流于隱岐東鑑子孫世在
甲斐有義稱吉田四郎數有戰功系圖賴朝嘗
詣鶴岡社令有義執劍有義有難色賴朝怒

曰汝往時為小松重盛執劍豈非源家辱乎
彼異姓也我一族門楣也曷若此較何辭之
為乃命小山朝光代之有義惶恐晦匿後與
梶原景時謀作亂事覺逃亡不知所終東鑑
保曆

間記

信光幼名光壽九生于甲斐石和因稱石和
五郎系圖○按東鑑作伊澤國語通及義旅起從父赴駿河
有戰功東鑑信光嘗欲以女妻源義仲子義高
遣使諭意義仲答辭倨傲信光大怒乃惡之

賴朝盛表記後屬範賴討義仲又討平氏於西

海盛表記從賴朝擊藤原泰衡信光為賴朝

所寵異常侍左右三兄皆以罪邑除惟信光

兼武田氏之宗系圖賴朝薨賴家立阿野全成

謀及奔于駿河信光捕之送鎌倉鎌建保中

和田義盛作亂信光與戰有功加封邑兼久

之亂與諸將帥兵五萬出東山道犯京師臨

發家人皆諫曰今者適值十死一生日請延

期信光不聽曰十死一生多出少婦之謂也

臨軍忘家士之常也我何忌諱之為乃勵眾

而行比至市原上皇使三至敕諭信光及小

笠原長清以歸順信光不從斬其使二人放

還一人曰汝還報之既而官軍守尾張川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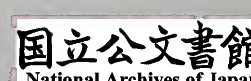
之信光召子信政謂曰在軍父子尚不相顧

况親族乎汝不報一族宜潛濟大井戶先登

立功時夏潦暴漲信政先使善泅者測其深

淺標津渡之處乃率兵而進官軍發矢如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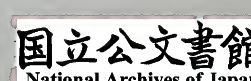
連殪數人信政不撓濟川奮戰信光望見壯



之大呼聲勵信政益進與兄信忠弟信長信
隆等登岸擊走官軍大井戶既潰東軍磨至
官軍不能支逃還京師信光等進與足立景
盛俱攻供御瀨遂陷京師兼以信光祝髮改
名光蓮世稱伊豆入道最精射鏃通習犬追
物流鏑馬之儀世稱信光長清海野幸氏望
月重隆曰弓馬四天王東鑑後與幸氏爭地
界不決訴之鎌倉以信光為曲時有流言信
光竊圖北條泰時信光恐懼乃誓書示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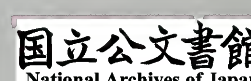
志東鑑寶治二年卒年八十七系圖信光嘗授射於北

條時賴情好款密至是時賴為建寺于甲斐市
川莊子信忠稱惡二郎義盛之亂與父赴幕府
信光遇朝夷名義秀于若宮大路將角鬪信忠
進而當之義秀感其孝勇舍而去後忤父旨信
光怒告幕府斷父子之恩泰時開諭信光不聽
一日信光在泰時座信忠伺便來訴曰信忠孝
養匪懈今何得罪如建保承久之亂代父踏
死地此明公所素知也籍使父不慈明公何



不少為我地也泰時懇請信光遂不肯顧謂
 信忠曰汝言不妄我何忘之然汝性行悖戾
 我今因義斷恩汝當自省信忠涕泣而去東鑑
 小笠原長清刑部丞源義光之玄孫而加賀
 見二郎遠光第二子也生于甲斐小笠原系圖
○按系圖又曰遠光娶和田義盛女生長清
據東鑑長清屬平氏在京師聞賴朝起兵歸
甲斐會賴朝于黃瀬川今以建保元年義盛
死年六十七推之則治承四年美盛時年三
十七也外孫長清履歷年數不應如此且據
系圖長清以仁治三年死年八十一則少義
盛十三增見其源賴朝之起兵也遠光往至
妄故今不取其

駿河黃瀬川會焉先是長清與兄秋山太郎
 光朝屬平知盛在京師託省母疾請歸不許
 就高橋盛綱再請許之詢曰方今兵革頻仍
 宜早還來長清至甲斐遂謁賴朝于黃瀬川
 既而賴朝討源義仲長清與父共從軍有功
 又從討平氏于西海擊藤原泰衡于陸奥東鑑
 兼久之亂長清與武田信光等將兵出東山
 道擊走官軍東鑑承久記仁治三年卒年八十一
 長清精于騎射後世相傳以為矜式系圖子長



經長房長經稱彌太郎為賴家甚所親昵常侍左右又與比企能員友善及能負敗連坐所幽東鑑長房居阿波三好郡稱阿波孫二郎三好氏之先也系圖

大日本史卷一百八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

列傳第一百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細條 枚

將軍家族四

足利直義 直冬

足利直義 直冬 初名高國尊氏同母弟也嘉

曆中為兵部大輔 源氏系圖 元弘初從尊氏

攻笠置 平異本太 三年尊氏舉義克復京師直

義每從謀贊軍事車駕還京以功為左馬頭

轉正立位下太平記補任十二月上野太守成良

親王出鎮鎌倉直義以執權兼相模守從赴

鎌倉神皇正統記元弘時北條高時新平兵

變之後每事草創傷夷相半直義強幹沙汰

奮政綏撫土民遠近悅服焉太平記論建武元

年北條高時餘黨本間澁谷氏起兵攻鎌倉

直義遣流川義季討平之梅松論恢復之

功為遠江守護太平記帝嘗懲北條氏跋扈不

欲威權假武人及成良鎮鎌倉關東軍國事

專出於直義不復須進止帝始悔焉梅松論時

護良親王方忌尊氏謀誅之尊氏結帝寵姬

藤原氏誣告護良之叛帝信之遂流護良于

鎌倉直義遣騎兵迎護作土牢幽之防遏甚

嚴明年北條時行反攻鎌倉又命流川義季

等討之義季戰沒直義親往攻之被敗時行

乘勝而進直義奉成良西奔此至山内更慮

護良在後為患命洲邊義博還戕之走至駿

河手越驛敵兵遮路要之州人工藤春倫率
兵百餘來援破之又走逢尊氏軍于矢矧俱
還討時行走之太平記帝詔尊氏班軍尊氏
欲奉詔直義諫曰公有蓋世之功而諸公卿
及新田義貞等多妬之屢有異計今幸脫虎
口依萬全之地若何可復往蹈禍機哉梅松論
尊氏從之直義乃移書赤松則村益右高貞
及諸道將士招之公卿屢奏尊氏之反帝怒
將發兵討之准大臣源親房等諫止及聞直

義害護良帝益怒下詔討尊氏直義尊良親
王及新田義貞等兩道來討直義請拒戰尊
氏不肯上杉憲房細川和氏佐々木高氏謂
直義曰方今天下庶政初歸王室公卿擅權
有功將士視之奴僕是以所在武人日夜攘
首反耳望有起事者將軍天下望冒威名素
著士衆所服一日起而指攜誰不景從况乎
今時勢出不得已是天殆啓將軍也然將軍
所言只是君臣一時之分耳非敢耳坐就禽

滅也如其少遲延恐失兵機願早思其計直
 義從之記太平乃令高氏等先發尊氏言拒王
 師非已意以軍事一附直義直義繼進與官
 軍戰于越大敗還梅松論尊氏已遁入于建長
 寺軍氣益沮乃用上杉重能之策偽作討尊
 氏編旨十餘紙持視尊氏曰是乎越之戰所
 獲也上意如此公縱雖謝罪於衆門恐不得
 免矣願思全門之計尊氏奮然起曰死生與
 汝俱遂戎服而出軍氣大振直義進與新田

義貞戰皆根不利既而尊氏大破尊良於竹
 下義貞軍從潰直義等踵後而進延元元年
 陷京師車駕幸延曆寺與官軍戰京師大敗
 尊氏走于兵庫新田義貞等進至豐島河原
 直義返戰被敗會大友貞宗大内弘世厚東
 宗西等率舟師來附直義董其軍戰湊川又
 敗遂與尊氏走筑紫記太平菊池武敏發兵來
 拒時見兵僅千人許軍情甚危懼直義領兵
 五百進與武敏戰多多良濱尊氏陣于赤坂

為之後拒會北風揚沙走石武敏軍士昏暝
不得進直義從上風縱兵乘之追至博多武
敏返兵決戰勢甚銳直義遣使謂尊氏曰直
義死于此矣將軍宜赴周防長門徐圖再舉
因截衣袖遣之為訣士卒皆奮勵殊死戰尊
氏來救遂大破武敏直義進擊至太宰府降
附孔多梅松論乃議再犯京師尊氏由于海道
直義由于陸路進圍福山城守將大井田氏
經戰敗走於是官軍徇地中國者聞風退走

新田義貞與楠正成屯兵守兵庫尊氏以水
軍當義貞直義統陸軍與正成戰湊川不利
直義馬傷危急藥師寺公義以己馬授直義
步鬪斬數人尊氏視直義走分兵救之正成
力戰死之直義乃與尊氏軍合擊義貞大敗
之尊氏奉量仁親王為帝直義為左兵衛督
征夷副將軍太平記時武人傲猾無禮多不奉
法令土岐賴遠驕傲使酒因醉射光嚴院駕
直義大怒將族之賴遠逃還美濃直義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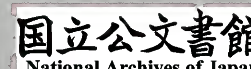
經賴康討之賴遠惶惑潛至京師依沙門踈
石謝罪直義不聽執斬于六條河原二階堂
行春坐流于讚岐武人震悚莫不嚴憚由是
完氣稍熄太平記直義為人外柔順而內深刻
有狡計初尊氏圖逆節動未有名將欲先除
護良親王及新田義貞等以漸成其志及討
北條時行平鎌倉直義勸早其殺凡所為茲
謀密策多成其手而其害護良招兵四方尊
氏雖不明言指導之而皆其所欲為直義乘

而逞茲尊氏意快之而終歸咎於直義直義
甘受其罪不辭但懼其叛意不固令尊氏得
志多直義之力也太平記六年光明院授從三

位補直義執政數年威權赫奕薰灼一時其
吉凶慶而上自光明院至公卿士庶贈遺訪
問皆如不及當時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嘗
卧病光嚴院親製願文禱祀石清水官其為
一時所重如此直義初無子養尊氏庶長子
直久為子後生子於芝頗有後嗣之慮時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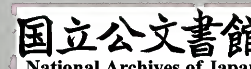
門疎石以禪教為直義所崇信直義命諸國
創安國寺弘其教論梅松疎石薦其徒妙吉妙
吉惠黠有容止直義深敬信之為建寺堀河
居焉勢利之徒阿諛奔走貨賂山積高師直
牙師恭甚惡其所為時屢加凌辱妙吉大以
為憾上杉重能畠山直宗雅與師直等不協
乃深結妙吉僕謀除師直等妙吉講猥嚴於
直義前因竊說曰昔日秦皇用趙高二世而
喪天下自古國家治亂係執事賢否今高氏

兄弟驕逸無行情勢奈法其常言曰國有帝
王多費郡縣之入途有禁闕過則下馬令人
艱拜趨若無帝王而不可邪木造銅鑄其像
也我必執生帝王者竄之遐方若斯人與聞
國政天下安得平公早誅彼等以上杉畠山
為執事夾輔公令嗣則子孫萬安矣公豈不
欲之乎直義深納其計乃以直冬為中國探
題欲令居外為援正平四年託事召高師直
簡兵百餘人匿于戶外粟飯原清流等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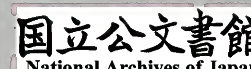
師直已至清流邊改圖目攝師直示變師直
覺而退去聚兵自備師恭將兵于外聞變馳
還直義憂懼遣使於途諭師恭曰師直才智
庸劣不任理務更欲以卿代之師恭拒弗聽
勒兵扞衛於是人心洶洶都下大騷兵士絡
繹旁午分黨群集石堂賴房足利高經細川
賴春細川顯氏等將士與直義者七千餘人
尊氏使使召直義入謀事直義至尊氏所徒
士又多亡師直以將卒五萬人圍之尊氏謹

以大義師直請必獲畠山直宗上杉重能等
而退兵益麾兵圍逼尊氏憤恚欲親出戰直
義止之曰將軍何輕舉措邪彼所欲獲者止
直義及重能直宗而已宜姑許其請以濟急
尊氏乃罷直義政務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師
直乃退師尋逼殺重能直宗又命中國將士
攻直冬直冬走肥後直義屏居無聊懼係飛
禍每不自安太平記竟剃髮號惠源補任太平記示
無復思之意明年直冬起兵於鎮西高師直



勸尊氏親往攻之且請殺直義太平記直義乘夜走南都依内侍原好專聞好專得師直書復走大和依越智伊賀守越智供待甚篤發鄉邑兵保守時大和河内和泉紀伊皆官軍所攝制也直義已為師直所逼入官軍内地又懼王師來襲上書請降權大納言藤原實世請宣因降而誅也源親房與左大臣藤原師基等謂直義降則尊氏自平帝從之納其降直義又請任武家管領朝議未允會石堂

賴房畠山國清等率兵來附勢稍振於是無復歸順之狀太平記源親房贈書諭之曰本朝上世神明創業傳至人皇聖聖相承九十餘代其上上正正之道亘古今莫易焉苟有悖慢斯道即輒覆滅矣鑒乎古昔而將來可知也然文治承久以來朝廷俾武臣專操兵權其來固有由也當時源賴朝建勲殊大所以賞之亦卓越于前蹤是以父子相繼警備四方藩屏邦家而其上上之心一日不怠



且其行皆稟朝廷進止不可謂之敢僭焉
雖然僅傳其二子而絕則亦不可久將兵之
明戒也北條氏以婦人輔以北條義時純穆
明賴朝父子之職謹奉朝命莫敢敗墜矣義
久之事其曲在上泰時秉其成績加勵治安
之志毫無所私焉以能保其後嗣於百年之
久非神明贊其正正之誠焉能致之哉至於
高時荒怠其職自速凶滅先皇應運赫怒以
統一天下上慰累聖之積憤其易有如及掌

矣當此時足下與兄將軍翻然歸義復隨立
功效累蒙寵擢方建武年將軍當征東之任
往鎮東方之亂惜也大功未終遽聞軍士姦
謀擾亂清世先皇遂御忿昇遐爾來十六年
間父子骨肉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地膏血
漑野海內騷然無復寧歲顧其變亂之慘字
宙所未有而任其咎者誰也夫其為志毫不
在民而徒崇奉神明敬歸佛教欲以橫邀福
應其何所益今也足下嗾然改慮累送懇款

有順命之請議者固知足下之志在藉朝威
謀掃內難而天意洪大特錄其前功以聽其
請則謂足下當速奉正朔凡大小軍政來取
朝旨也然猶未改觀應偽號私署守護地頭
如故足下豈設虛誕之辭務事欺誑而其實
無來庭之意邪如斯則亂無所底止生靈曷
日得息肩人心亦安知所適後且足下已數
送款而復懷觀望不決之情將領舉措似不
宜可如此或謂是其語部下恐政令歸朝悉

失其所食之士不樂足下為此舉也朝廷撫
納足下本在欲使南北混一上下各得其所
凡所率軍士功田一如舊日猶將賞賚勸誘
之不暇如何猥為過慮欲坐失時機哉夫今
日天下先皇之天下今上誕受神畀實為人
皇之正統足下審夫天命之所在與上上正
正之理速納元弘之區域以翼贊中興之洽
令天下仰一統之化身榮於當時聲播於後
昆豈不美乎幸熟慮焉所請武家管領其當

六代史 卷之
三
矣入朝之後議之直義答書曰霸者扶王業
武將護皇家天下古今之通義也建久中源
右大將管諸國總追捕使實中興武家以朝
廷隆替天下安危為其任焉及兼久之亂北
條義時行廢立朝權政柄倍歸其掌握降至
於元弘初其子孫已衰家將軍遭遇先皇衆
機起義天下響應旬日之間四方大定建武
中又親督兵誅滅關東遺賊凡其尤勲殊績
今古無比焉然左右毒邪迷惑聖聰將有異

處分於是齊甲內向謀以除君側之慝而精
誠終不被照察遂構成禍亂駕再幸山門窮
兵黷武始講和致成先皇脫屣神雷有所附
則某等將謂可率由舊章補佐公家也又俄
遇移蹕於吉野莫復如之何而已近將施兵
威懲家人不順以慰衆心怨苦因有所奏請
亦誠欲益闡敬神崇佛之道濟生民之塗炭
云爾然猶未蒙允蒞須臾有不逞之徒叨稱
敕詔旨驚擾近畿豪奪所在神祠佛屋香火

田邑極撫置守護地頭職又多頒御教書于諸國見之皆盟約之文固非和親之言也此等若出近臣妄作宜痛賜誅絕也來書以一統天下見期夫以先皇之盛烈混同四方僅不能三年而海內覆亂則可見夫武人勇卒固不樂伏從公家為卿相之家徒僕隸也而今日復能保其革面服承以否請幸見察唯速聽所請車駕還京一從武家往日所施設則先皇聖子神孫保寶祚於無窮而天下自

太平矣吉野事書紫按吉野事書紫不載作

統記及其不果降親房與書諭之也必矣且其所不能道也今定後之人此後遂絕不復言和

親之事六年直義觀兵于男山杪并直常將北國兵進據延曆寺俱伺京師時尊氏子義詮為留守棄京走直常入京師尊氏旋軍擊直常走之其夜尊氏部兵多背降直義尊氏麾下羸弱遂走播磨直義命石塔賴房往攻賴房進陣光明寺尊氏率兵圍之賴房遣使

諸益兵即便畠山國清上杉義依石堂義基
赴援大破尊氏于御影濱尊氏走入松岡城
饗庭氏直氏直名據潛抵國清營議和國清
調云亦是三條殿之意也直義居殿又三條故
倉殿錦於是和解成高師直師忝懼罪剔髮
出降途為上杉畠山所殺尊氏還京師直義
往會之自是意復盈滿少納言藤原有範頗
知讀書為直義所信重常以直義比西伯自
比太公望且曰義詮淫慝迭于殷紂以公聰

明仁智行政於天下誰有敢敵之者直義亦
自以為衆心所歸也意欲義詮讓政務於已
以故與之不諧尊氏兩解諭太平記後遂罷義
詮復命直義掌政事園大而中心實不知直
義既又居權勢桃井直常石堂義房等矜功
恃勢與仁木細川諸將不合樹黨分類互相
輕侮時訛言每夜有治兵于郊者是以各益
懷危疑仁木賴章細川賴春等巡還領國義
房直常謂直義曰仁木細川等兼將軍父子

之意還國起兵赤松則祐亦降吉野外示順
從續兵近畿是實謀我也公晏然無有豫備
如其一旦有警何以禦之請姑赴北陸飛檄
同盟之國催加賀越前信濃兵塞木目荒血
險則雖助敵百萬不能入界也甲斐越前義
房直常分國境內豐安足以供軍資是萬全
之策也直義率然從之即夜與桃井直常等
數人出走兵士稍稍追至比抵敦賀兵號六萬
尊氏率兵來攻直義率細川顯氏等諸將至

近江陣八相山

相或作井

佐佐木定詮舉城降與

尊氏戰山下不勝顯氏畠山國清勸直義講

和直義從之與尊氏平直常固排和議顯氏

國清怒計不行遂降尊氏兵士亦從逃散

曆太平記異本

直義遂走鎌倉遠江以東悉應

之尊氏尋復來討宇都宮氏細起兵下野應

尊氏直義命桃井直常斷氏細援路令上杉

憲能石堂義房圍尊氏於薩埵山自陣伊豆

國府即制諸軍義房等謂敵軍糧乏不能任

久也。因命軍士勿浪出戰。既而氏綱大破直常。棄勝而進。士卒聞敵兵東加。請速決戰。義房不許。俄而氏綱兵三萬餘奄至古宇津。炬火綿亘數里。義房火懼不戰而走。尊氏追至伊豆府。直義不能支。竄伊豆山。尊氏贈書招慰。直義出降。明年徙於鎌倉。暴薨。年四十七。常樂記曰四十五。系圖曰四十四。據此。推之。是歲和五年。直義出家。年四十四。咸謂尊氏之志也。太平記曰。稱古山大休寺。尊氏早分麻足利。正平十三年。後光嚴院。

追錄功贈後二位有子天嗣絕。太平記

直冬尊氏庶長子也。源氏系圖以母賤不為

尊氏所育。幼出依東勝寺。正平初。直冬竊至

京師。求見尊氏。久之不得。請乃居僧玄惠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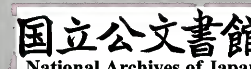
從而受學。玄惠頗畱之。為言於其叔父直義

直義乃召見。試之。命居其家。數為請。尊氏尊

氏未許。之適會紀伊兵起。尊氏始許為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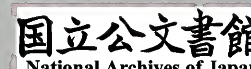
請光明院叙。後四任下任右兵衛佐。將兵往

擊之。破之。而還。時人稍重之。而嫡母赤橋氏



深惡之密讒之尊氏故尊氏尚不加恩禮視
與仁木細川族齊太平記直義遂子養之系圖尋
為宮内大輔譖四年直義規欲誅高師直乃
請尊氏出直冬為鎮西探題陰備已外援直
冬往留備後鞞視事明審賞罰號為平允有
罪之徒竄跡遠遁中國之人多慕風來歸是
時高師直為執事專決天下務其所與奪莫
一不出愛憎至是其惡益彰云太平記直義將
舉事使使來告周曆直冬欲往應之高師直

使赤松則村遮拒于備前美作路又令中國
將士圖之於是杉原利孝率二百騎來襲鞞
直冬大敗僅與數騎走肥後宅磨守直等以
兵來属高師直又矯尊氏令命西國人殺直
冬而人皆曉其詐莫敢應者矣直冬納少貳
賴尚女為妻往居其第九國服從兵勢大振
石見人三角入道等亦遙為之應援天下分
裂為三稱官軍為宮方尊氏兵為將軍方直
冬兵為右兵衛佐殿方高師直勸尊氏親征



直冬會直義降吉野引兵討尊氏以故尊氏
不果來未幾直義為尊氏所殺國人皆背直
冬太平記直冬走長門據豐田城依吉良滿貞
石黨賴房歸順鎮西諸將又起應直冬八年
詔為總追捕使因兼久已前例裁決守護以
下事調大九年詔與山名時氏復京師足利
高經桃井直常並以北國兵來屬直冬將之
進到丹波聲勢大熾尊氏棄京師而逃明年
直冬入據東寺尊氏與諸將來戰月餘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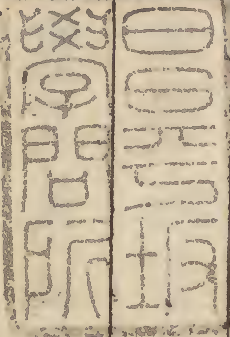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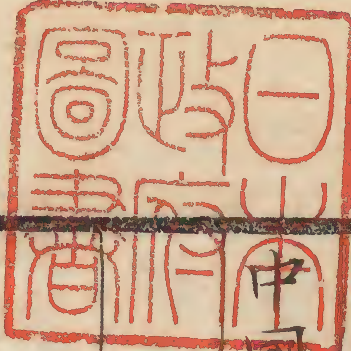
兵食日乏乃退保男山見兵方五萬謀侯近
畿兵集更與尊氏戰群議不決仍祈八幡宮
巫言不吉諸將聞之逃散直冬遂還石見十
七年山名時氏徇山陰山陽使畠田直貞攻
宮信兼于備後直冬率兵出應之屯宮內使
僧謂信兼曰恢復期至諸將戮力足下獨何
意坐不為相援計夫當今之英武莫過足下
者若能伏羲來歸則闕所以下事當從所請
信兼不聽使子氏信攻宮內畠田直貞敗走

直冬又屢戰不利乃引還太平記應永七年卒

于石見和漢合符足利系圖法名道昭號慈恩寺難太平記

子冬氏為兵衛佐兵衛未詳其左右也居備後世呼曰

中國武衛家譜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終

